



□丁迎新

儿时的山乡是无书可看的。湾里仅有两个读过几年书的人，一个是父亲，在乡里做事，十天半月才回来一晚，给我个笑脸都是奢侈的事。再一个生产队的会计，负责计算工分钱粮，开会读报纸的也是他。

好在山外有晚天街，有亲戚在晚天街，街上有新华书店，逮着机会，我就是撒泼打滚也要拽着大人的衣服去一趟，茅草掩映的山间小路时有蛇虫出没也全不在乎。张开紧攥的小手，狠心亮出已捂得滚烫的几个硬币，先是连环画，然后是有字的书，这时的我才知道大山的外面还有更大、更精彩的世界。

无书可看时，山林是书，田地是书，花草是书，溪流是书，乡邻也是书，皆能读出意思趣味，而且读不尽，读不厌，读不累。那读，有多种方式，聆听、观赏、探问，闻味、玩耍、探究、思考，不一而足，各有千秋，各有妙趣。

最难度过的是夜晚，墨样的黑太过沉重，没有边际，而且无孔不入，再细小的洞穴也塞得满满当当，透不出气。自然，这严重考验了我的阅读能力，比我强大的是貌不惊人的灯火，很明显，它已经拼尽全力，摇晃不止，但很少有认输的时候。

最佩服的是月亮和星星，不失时机地扯出一张老大的天幕，居高临下，跟黑暗叫板。那些无时无刻不在眨动的眼睛，是对黑暗的调笑，我似乎能听见银铃般的笑声，让黑暗无可奈何。萤火虫趁隙而入，打着灯笼到处寻找玩疯了的还没回家的孩子。大人们说是找舅舅，我不认同。只有妈妈被爸爸欺负了时，才需要找舅舅来评理，妈妈难道天天都被欺负了不成？倒是孩子会经常玩疯，忘了回家，这会急坏了妈妈。

与黑暗亲近，是在天气趋暖的夜晚。家里热，一丝风也不愿进来。脸上的汗会掉到粥碗里，添了咸味。床上有竹席，身体稍有翻动，能听见“嘶啦”的声响。手上的扇子扇出来的是热风，人可能睡着了，扇子还在摇。

这难不住我们。天还亮着，我和弟弟就抓起大扫把，把大门前的场地清扫干净，主要是鸡鸭的粪便之类，它们最容易惹蚊子。草丛里蚊虫也多，场地上见草就拔，是不允许草存活的，场地之外才是它的势力范围。

场地扫好，一盆盆清水泼下，把白天升腾的热气消除，再合力把竹制的凉床抬出来，包括竹椅和板凳，齐齐摆好，用凉水浸湿的布全部擦拭一遍，然后就是洗澡了。就在场地上洗，小娃一个，不怕丑，大人的调笑只是有意识地逗乐，反而让我们更张狂，有意把澡盆里的水泼打得四处乱溅，是洗澡也是玩水。

妈妈做工回来了，晚饭好了，就端到凉床上吃，两碟小菜，有我最喜的辣椒酱，两碗稀粥下肚，那才叫

舒服。

好了，开始乘凉了。一凉床，一板凳，一竹椅，一扇子，一老人，俩娃娃。我和弟弟各睡凉床的一头，脚没有老实的时候，拼在凉床边的板凳任我们折腾。竹椅上坐的是奶奶，扇子在奶奶手中，朝这头的我扇两下，再朝那头的弟弟扇两下，绝对公平，不偏袒。我们身边有扇子，是妈妈硬塞给我们的，可妈妈一离身，扇子就离了手。妈妈还在家里忙，锅碗得洗，地要扫，破了的衣服鞋子需补，妈妈是不会让事情搁到第二天的。还有床上的竹席要抹，夜深了，还是要回家上床睡的。

有月在天，有星高挂，不远处稻田中蛙声不断，还有萤火虫们在打着灯笼奔忙，再无寂寞和冷清。黑暗也清淡了许多，像视力不好的奶奶炒菜时少放了盐。我和弟弟躺在凉床上，目光与星空对峙，总想把月亮上砍桂花树的吴刚和逗闹白兔的嫦娥给辨识清楚，一会儿行了，一会儿又陷入模糊。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转过头来，又一遍遍地寻找妈妈指认过的牛郎星、织女星，还有北斗星。王母娘娘能用一根银簪制造银河，就没有一条船能够横渡？

妈妈知道的有限，可我们还是缠着妈妈，要妈妈讲，尤其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嫦娥的故事，孙悟空的故事。这些，我们从小画书上看到过，可跟妈妈讲出来的不一样，只好一次次地再问，每问一次，妈妈又讲出一个版本来。我们找奶奶求证，奶奶嘿嘿地笑，只知道为我们扇扇子，故事是讲不出来的。

好在，这不影响我们的想象和发挥，我和弟弟就把七零八落的故事碎片往一块拼，像妈妈用无用的碎布缝出书包，拼粘鞋底。为了某一个细节，我和弟弟会争论不休。我担心牛郎和织女的孩子长大了没有，去了哪里，弟弟关注的是牛郎和织女最终会不会到一起。我痛恨嫦娥对后羿的狠心，孤零零地到月亮上是活该，弟弟反驳不是有吴刚陪着吗，他俩可以过日子。我喜欢孙悟空的耿直勇敢，誓与妖魔为敌，弟弟说唐僧太傻，猪八戒有福。

争着吵着，妈妈忙完出来了，接替了回家睡觉的奶奶。同样地左扇两下，右扇两下，总不见扇自己。面对我们的追问，妈妈总有答案，有的让我们满意，有的让我们不满意。妈妈又再说，说着说着，我们睡着了。妈妈叫醒我们，一起回家，正式上床睡觉。

我们长大了，离开山里的家，翻遍书页，怎么也找不到妈妈所讲的童话和故事，即使百度也是枉然。显然，那些长在我们梦边的童话故事，是不识一字的妈妈栽植的，用她的智慧和想象，营造的另外一种文化。

我相信，妈妈也是文化人，没有文化的文化人。那些童话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文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

【非虚构写作】

长在梦边的童话

□朱秋华

甲辰年的最后一天，成为我记忆中最难忘的除夕。

2025年1月28日上午，父亲因为突发急性心梗抢救无效，与世长辞，享年90岁。接到老公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你快去医院，咱爸爸去世了。”如五雷轰顶，我愣在厨房里一动不动。等到终于缓过神来，我强忍悲痛，安顿好还不知情的母亲，赶紧走出家门。在电梯里，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无所顾忌地流下来。到了楼下，我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妹妹打电话，通知她赶紧回来，她在那边泣不成声。

世上那个最疼爱我的男人永远地离开了。那个我每次上完课都会打电话询问我“累坏了吧”的父亲走了，那个一有好吃的就会叫我回家吃饭的父亲走了，那个因担心我和女儿去玉龙雪山患高反而惴惴不安的父亲走了，那个时时关注我的喜怒哀乐的父亲走了，那个能为我遮风挡雨的父亲走了……

本想打车赶往医院看父亲最后一眼，但是等了许久未见空车，只得步行。那天雪后初霁，天气晴好，阳光一照，洒在大地上。就在那一刻，我的泪突然止住了，仿佛看到前一天上午接父亲从急诊室出来，大片大片的雪花落在身上，他欣喜地说：“好大的雪啊！”又仿佛看到父亲骑着一只仙鹤，面带微笑，越过一片正在盛开的腊梅花园。此情此景，正如后来山师原古籍研究所所长韩品玉写给父亲的挽联所描述的一样：“甲辰未尽新桃方换旧符斯人竟驾鹤谁复麦田守望，乙巳欲曙冬阳正联春光华轩遽驻厉山北麓梅殇。”

父亲一定是去过他想要的生活了。在那里，他的视力恢复了，可以看报纸电视新闻了；他的腿脚灵便了，可以到处观光游览了；他的牙齿坚固了，可以品尝各种美食了。想到这里，我的心情平复了些。

在医院门口，看到张承祖老师（我们习惯叫他小张老师）正孤独落寞地走着。听哥哥说他已经来了好长时间，帮着处理完一些事情正准备回家。我们想送他，他执意不肯，说要自己走，我们只好先行。

小张老师年近八旬，他是父亲的学生、同事，更是忘年交。他们交往六十多年，家事、国事、天下事，无所不谈。尤其是近几年，家里遇到很多事情，父亲心情不好，小张老师几乎每天都打电话问候，和父亲聊天，直到听见父亲爽朗的笑声才放下电话。父亲牙齿不好，不能吃硬的食物，小张老师就早早去专卖店前排队，拿到刚出锅的美食，坐上车，总是赶到饭点前送到家里。今天买来排骨趴蹄，过几天又送来肉包肉丸。父亲吃在嘴里，温暖在心中。小张老师做的这一切，比我们这些做子女的都周到细致。现在父亲走了，那个知他、懂他、信他的老友走了，小张老师该有多么悲伤啊！

母亲在姐姐找父亲照片的时候，觉察到了异样，姐姐只好告知了实情。我们到家时

母亲已经哭了好几次。我们轮流安慰她老人家，有时也忍不住落泪。至亲与世长辞，几人能忍住悲伤！

下午，父亲的学生松溪哥打来电话拜年，问：“朱老师在吗？”我说：“我爸爸走了。”他问：“去哪里了？”我流着泪说：“去天堂了。”电话那边没有了动静，不一会儿传来嚎啕大哭的声音。松溪哥是父亲上世纪60年代在中学教书时的学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班里受到排挤，父亲总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照顾他。后又一起去惠民苇子高村下乡，同吃同住半年，师生情谊愈加深厚。松溪哥说，惠民的一个老乡来济南看病，曾在老师家住了几天，老师又是联系医院，又是陪着看病，直到老乡身体无恙才放心。松溪哥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学，参加工作、退休，一直到现在，始终和父亲保持联系。逢年过节，他会从外地专程赶来看望父亲。

父亲生前低调，不喜欢麻烦人，正值除夕，父亲去世的消息不便通知更多的人。但也正因除夕，电话拜年的人很多，有的要和父亲讲话，我们不得不告知实情，说的时候，难免又是一阵悲伤。

傍晚，我们坐在一起，简单吃了一点年夜饭，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没有喝酒，因为没有了父亲的祝酒词。每次家庭聚会，父亲的祝酒词里都包含着他对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挚爱，包含着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包含着他与人为善的美好品格。

晚上，收到山师魏建教授的短信：“秋华：惊悉噩耗，不胜悲痛！向您全家致以深切的哀悼和诚挚的慰问。朱（本轩）老师是我国语文教育界的大先生。他在中学大学研究生讲台上遍洒语文的种子，辛勤耕耘，收获了天下桃李；他育人成就斐然却低调谦逊，怀瑾握瑜藏锋颖，胸有丘壑不示厘。他春风化雨的经师兼人师形象赢得一代代学生的爱戴，他德才兼备抱朴忠厚的为师和为人形象赢得无数同事的敬重，他为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文学院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必将烙印在众人的心灵深处……”魏建教授还附赠父亲一副挽联：“半世纪传道授业育成繁华桃李怀瑾握瑜尽藏颖，一辈子抱朴守拙甘为平凡绿叶胸有锦绣不示匣。”

凌晨，又收到我的大学同学曲展和朱昱的信：“惊闻朱老仙逝，忆起当年朱老对文樵社及我们的支持肯定，如师如父，戚然……”“叔叔一生为人师表，值得我们敬仰，他一定是去了更好的地方！此刻外面的爆竹烟花，我都觉得是这个世界在送他……”这几条短信，再次让我悲伤的心情得以平复。

“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父亲一生为人师表，滋兰树蕙，桃李满天下。他所播撒的爱的种子，他温和敦厚的品格，他豁达坚毅的精神，似冬日的阳光温暖着与他交往过的每一个人。

(本文作者为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教授)